

浙江文叢

俞樾全集

〔第九冊〕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浙江文叢

俞樾全集

〔第九冊〕

曲園雜纂（卷三十八—卷五十）

〔清〕俞樾著 陳汝法 點校

俞樓雜纂（卷一—卷十六）

〔清〕俞樾著 趙輝賢 點校

浙江出版聯合集團
浙江古籍出版社

蓋聞不歷一切苦，難言苦行；欲享無量福，須有福胎。是以持戒之僧，金牀銀牀不坐；夙根之子，寶珠寶蓋俱來。

蓋聞妙義既敷，自無不傾之聽；誠心既發，豈有不捨之財。是以長者子以六十萬金錢買香，而塗寶塔；大家主以三十里銀衣布地，而奉如來。

蓋聞舉大木者，有待乎衆擎；涉遠塗者，無嫌乎並駕。是以大梵天王經絲，堅牢地王緯絲，其作法衣，須達長者園地；祇陀太子，樹木合成精舍。

蓋聞力不能制者，有理以勝之；理不能喻者，無術以處此。是以八王爭舍利，尚可平分；二鬼奪死人，難言孰是。

蓋聞神明所契，不患無徒；道德既高，豈憂無侶。是以鵠鳥蛇鹿，依比丘以爲安；獼猴狐猴，與道人而共處。

蓋聞感通者，天道之常；報施者，造物之巧。是以淚吒捕兔而得金，燈指擔屍而成寶。

蓋聞起居有一定之度，飲食有不易之時。是以仰卧脩羅卧，伏卧餓鬼卧，四體不可不謹；暮食畜生食，夜食鬼神食，一飽而有非宜。

蓋聞天於衆生，各付以靈性；聖於萬類，悉鑒其誠心。是以黎耆闍河畔，獼猴佛受其蜜；比摩竭提城外，鸚鵡佛宿其林。

蓋聞游化城者，各予以安全；餐勝果者，無虞乎墮落。是以瞿曇入舍，滅尸利仇之火坑；比

邱騰空，出阿育王之油鑊。

蓋聞遠而百世有隆污之殊，近而一生有盛衰之異。是以彌勒佛出世後，統御四洲，自金輪、銀輪、銅輪而至鐵輪；阿育王數終時，布施三寶，自金器、銀器、鐵器而至瓦器。

蓋聞在我者，止有一心；在物者，原無定質。是以老母賣白髓餅，從癰瘡得來；比丘入鐵油鑊，有運華生出。

蓋聞一念之誤，轉展而無窮；終身之愆，迷惘而不復。是以愚人殺一子，以葬一子，謂可取兩頭之平；暴王割百兩而補千兩，謂已償十倍之肉。

蓋聞作惡者，徒失本來之善；縱樂者，易生事後之悲。是以戒體不可虧，勿以金易鑰石，銀易白蠟；世情無足戀，當知味如芥子，苦如須彌。

蓋聞危莫危於理欲之界，捷莫捷於操舍之機。是以頂生王遍遊四域三十三天，而終歸墮落；噉人王已取四百九十九人，而仍許歸依。

蓋聞人無自作之孽，雖至險而必全；人有未昧之良，雖極頑而可牖。是以凶惡如羅刹之國，終度脫以馬王；殘暴如迦尸之王，竟化導以鸚母。

蓋聞善與惡，遇善長而惡消；仁與暴，逢仁行而暴止。是以尼乾子，能化嚴熾王；阿育王，終殺耆黎子。

蓋聞愛網相纏，紛紜難理；情絲自縛，解脫爲宜。是以梵志壺內，兼有女男，牽連不已；阿

難身中，但有屎尿，愛戀何爲。

蓋聞良懦之人必食，報於其後；剛愎之性必速，戾於其躬。是以師子善心，卒得金棺之報；野干狼戾，終遭木罐之凶。

蓋聞執紛紜之說，敵有可乘；存專一之心，物無能賊。是以二鬼爭一篋，畢竟成空；大意失四珠，依然復得。

蓋聞惑於利者，易昏其心志；驚於名者，虛費其聰明。是以愛好華而不知有毒蛇，終歸有害；磨大石而但以爲小牛，不如無成。

蓋聞善惡未形，根株早具；愆尤既積，補救無功。是以三人繞塔，而意則異；六人在釜，而罪則同。

蓋聞物之爲物，原質異而性同；心猶此心，匪物賤而人貴。是以狗聽經，而皆得人生；鵠依佛，而全消怖畏。

蓋聞碧落雖高，止憑善果；黃泉既近，無可潛藏。是以長者，兩夫妻因功德而同生忉利；仙人五兄弟具神通而莫避無常。

蓋聞飲冰雪者，豈待湔除；墮泥塗者，無從薰拔。是以鴛鴦不住溷廁之中；鵜胡惟食糞穢之物。

蓋聞愚蠢之徒，取其一端之善；精修之士，責其片念之荒。是以嬾婿鑊湯中，尚堪念佛；

比邱蓮池畔，不許偷香。

蓋聞戒行宜持，要期堅忍；凡心難淨，首戒貪嗔。是以比邱不取鵝腹之珠，雖見血而不死；太子務奪鳥巢之果，終遇毒而亡身。

蓋聞好勇好色，乃性命之累；戒淫戒殺，是人道之關。是以婆藪仙人，以殺羊而沒地；扇陀姪女，能騎鹿而出山。

蓋聞禍不虛生，由語言之喋喋；災非无妄，因口舌之喃喃。是以鼈多問，而鶴不能拯；龜有言，而鴈不能銜。

蓋聞無恒之士，不可以成功；有定之人，斯可以奏績。是以波羅奈太子，十三年不肯出聲；薄矩羅尊者，八十年未嘗倚壁。

蓋聞好施者，遏之而不能；見小者，喻之而不省。是以薩和達王，見婆羅門，而甘捨其身；難陀老母，遇賓頭盧，而猶吝其飾。

蓋聞孝弟之誠，固可感通於天地；忠信之至，亦或疑謗於君親。是以迦尸國象以養親，而化其俗；那俱羅蟲以救弟，而殺其身。

蓋聞誘以巽言，雖頑能化；迎以善氣，雖暴猶親。是以報恩之牛，聞毀咎則怯，聞讚歎則勇；敗態之驢，言娶婦則喜，言截尾則嗔。

蓋聞游移之見，徒失師資化導之功，要歸浹洽。是以學烏學鷄，終不成聲；調象調馬，初

無異法。

蓋聞人非木石，不能無聲色之移；心似菩提，未必絕塵埃之累。是以大樹王彈琴，而一切凡聖不能自持；緊陀羅歌曲，而五百仙人爲之皆醉。

蓋聞順天者，必降之祥；逆理者，不可以活。是以睽子中毒箭，仍許復生；童女戴火輪，無時可脫。

蓋聞倫常之理無間，羣生慈孝之心不分異類。是以鶴裂肉以食，鶴子勿笑其愚；烏竊食以奉烏王，亦謂之義。

蓋聞課功於密，惟力是程；擇友不精，亦躬之疚。是以阿闍國王之象，有時而重，有時而輕；難陀長老之手，無端而香，無端而臭。

蓋聞得道者，道在終不滅；恃術者，術盡斯不神。是以如來阜衣，可以周遍世界；龍樹青丸，不能翳隱一身。

蓋聞修途無盡，難判速遲；聖域可登，詎分小大。是以脇尊者八十，方始出家；舍利弗八歲，已登高坐。

蓋聞物懲逾分，廉固可以勝貪；事在當機，愚終不能敵智。是以貓吞鼠，而轉貽內藏之災；狙分魚，而反成野干之利。

蓋聞昏昧之人，求多而反失；貪冒之士，蠟等而無功。是以比邱分衣，舍二聚而得一聚；

愚人造屋，無下重而作上重。

蓋聞疑團莫釋，以妄爲真；因果不虛，似非實是。是以甕中人影，翻成兩對夫妻；案上鷄肥，誰識前生父子。

蓋聞物無蠢而無靈，道有伸而有詘。是以阿育王之鐵網，不足縛龍；佉達羅之木槍，竟能刺佛。

蓋聞一念之間，可分凡聖；三歸之旨，不論人禽。是以十二獸，能修聲聞之果；五百馬，皆發菩提之心。

蓋聞尊雖無上，頑梗不能消；道雖至高，宿孽無可遯。是以脩羅時時，與天帝爭雄；調達世世，共如來結怨。

蓋聞至人微妙，不聲色而威大；德尊嚴，不垣墉而固。是以須摩提女奉佛，六千梵志皆逃；祇陀太子在宮，五百天兵共護。

蓋聞因微知著，不外精研；遇物能名，非由陳迹。是以善悟者觀象跡，而已知其雄雌；勤學者遇夜叉^(一)，而猶問其黑白。

蓋聞參妙諦者，乃能結最勝之緣；獵浮詞者，詎足語甚深之義。是以沙彌持金沙，不能飛行；山羌偷寶衣，都無次第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夜叉 原本『叉』作『义』，據文意改。

曲園雜纂卷四十三

百空曲

昔尤西堂作《十空曲》，膾炙人口。余謂一空則無不空矣。何十之有。既十矣，獨不可衍之至百乎！因即用『駐雲飛』調作《百空曲》。

開闢洪濛，上有穹蒼億萬重；烏兔隨之動，列宿環而拱。嗟，老了碧翁，翁圓樞無用；再起
媧皇，難補些兒縫。君不見頭上蒼天，總是空。

南朔西東，畫界分疆路路通；鼇足神山重，鯨背雲濤涌。嗟，水火與天風，地輪搖動；海水
燒乾桑也，愁難種。君不見大地茫茫，總是空。

運會無窮，上下千秋數未終；正朔隨人，奉文質因時用。嗟，十二萬年中，希夷一夢；蒼莽
邱墟，難辨何王隴。君不見往古來今，總是空。

萬物爲銅，一入洪鑪任化工；庶類何其衆，百族紛難總。嗟，一樣寄居蟲，蠅飛蠕動；地老
天荒，斷了蜉蝣種。君不見色色形形總是空。

隆準重瞳，虎鬬龍爭；一代中，掘透驪山洞，劃斷鴻溝縫。嗟，豎子與英雄，都歸春夢；廣

武登臨空，惹窮途慟。君不見楚漢雌雄，總是空。

六國爭鋒，策士縱橫各建功；東帝齊增重，西帝秦爭奉。喲，舌劍與脣鋒，暫時播弄；肖立傳訛，遺策無人誦。君不見才辯蘇張，總是空。

水火交攻，黨禍千秋不可窮；臺閣相爭訟，朝野俄喧閤。喲，今古一邱同，誰鴟誰鳳；傀儡登場，辛苦機關弄。君不見牛李紛紜，總是空。

講學家風，辨別豪釐一字中；主靜嫌遺動，有體譏無用。喲，門戶異而同，徒勞虛哄；畢竟何人，襲了尼山統。君不見朱陸相爭，總是空。

元祐熙豐，朝論喧譁大不同；變法何其勇，紹述何其懵。喲，國步已籠東，金風將動夢；夢君臣各把蜨丸弄。君不見宋季更張，總是空。

大禮移宮，楊左諸賢苦効忠；國本愁搖動，廷杖甘心痛。喲，抵死奉光宗，不堪戴擁；委鬼當頭，已把茄花種。君不見明季紛爭，總是空。

爵秩尊崇，身到鸞臺，鳳閣中；出入承天寵，中外推隆棟。喲，榮瘁太恩恩，盛衰轉輳；范蠡知幾，生怕爲文種。君不見貴極人臣，總是空。

聯騎鳴鐘，不是王戎便石崇；食則肥甘奉，坐則笙歌擁。喲，辛苦看財僮，牙籌摩弄；金穴銀山，難向黃泉用。君不見富比陶朱，總是空。

天府夔龍，台輔尊嚴莫與同；名字金甌寵，聲望黃扉重。喲，調鼎最難工，幾人梁棟；伴食

中書，老了池邊鳳。君不見拜相當朝，總是空。

玉帳元戎，斗大黃金印篆紅；推轂君恩重，仗鉞威風動。嗟，麟閣畫英雄，鬢毛種種；鼓角悲涼，送入祁連冢。君不見拜將登壇，總是空。

茅土酬功，蒲穀躬桓異樣崇；身席公侯寵，世食天家俸。嗟，帶礪故侯封，青門抱甕；鐵券銷磨，翻作文房供。君不見萬戶封侯，總是空。

紫陌春風，得意長安一日中；杏苑看花，共雁塔題名衆。嗟，仙榜藥珠宮，幾人晁董；小錄登科，誰識前鄉貢。君不見科第浮名，總是空。

偉績豐功，鐵券丹書紀始終；銅柱南蠻悚，桔矢西戎動。嗟，櫛沐雨兼風，吏胥舞弄；漢代甘陳，翻被深文中。君不見汗馬功勞，總是空。

芸署清崇，翰苑聲華徹九重；人望蓬萊重，帝撤金蓮送。嗟，海外問坡公，一場春夢；杞菊山厨，不是芸香俸。君不見著作承明，總是空。

旌節花紅，萬里山河掌握中；華夏都兼控，文武還全統。嗟，幕府鼓鼙鼙，新迎舊送；一笑渠伊，便算甘棠頌。君不見節鉞威名，總是空。

文望優隆，玉尺掄才秉大公；來與仙槎，其望似仙曹重。嗟，使節去恩恩，瓣香孰奉；官錦行家，花樣翻千種。君不見歷掌文衡，總是空。

召父文翁，綽有西京循吏風；教化儒林動，生聚閭閻衆。嗟，宦轍逐西東，鶴琴誰共；後賈

前張，換了與人誦。君不見治譜循聲，總是空。

騰躍環中，莊、列、申、韓迴不同；道德應推重，名法還兼綜。嗟，衆說苦難通，六家三統；濂、洛、關、閩，道統收歸宋。君不見諸子爭鳴，總是空。

撰述叢叢，仰屋研求苦用功；采輯無時空，編纂還能總。嗟，元草付飄蓬，誰家醬甕；一卷離騷，只換端陽糗。君不見著作諸家，總是空。

文陣稱雄，公鼎侯碑百樣工；下水船何勇，萬斛泉爭湧。嗟，心力耗雕蟲，虛車何用；《文選》樓頭，夭了梁蕭統。君不見從古文人，總是空。

挖雅揚風，蘇、李以來各體工；一句吳江重，五字長城擁。嗟，心血錦囊中，玉樓斷送；枉費推敲，走入王維甕。君不見從古詩人，總是空。

博雅淹通，重席談經戴侍中；箋注研球琪，訓詁窮翔翬。嗟，秦火六經紅，搜殘汲冢；墨守膏肓，枉聚千秋訟。君不見獨抱遺經，總是空。

束髮從戎，醉卧沙場膽氣雄；謀勇常兼用，甘苦還能共。嗟，百戰老英雄，太平無用；猿臂將軍，不是封侯種。君不見將略邊材，總是空。

劍氣成虹，郭解朱家蓋代雄；揮手千金共，杯酒頭顱送。嗟，松柏起悲風，平陵一慟；趙放張回，名姓無人誦。君不見游俠之雄，總是空。

冠蓋場中，聯袂齊鑣結納工；縞紵爭投，送眉宇多承奉。嗟，傀儡散恩恩，盛衰旋踵；羅雀

門庭，舊日車聯軌。君不見酬應官場，總是空。

巢，許高風，謝絕紅塵不與通；杞菊叨清俸，泉石尋幽夢。嗟，老死灌園翁，一生抱甕；夷、跖同歸，誰識於陵仲。君不見隱逸虛名，總是空。

四世三公，右族名門世所宗；家襲朱輪寵，巷以烏衣重。嗟，黃散舊家風，墳頭翁仲；燕子飛來，難認王家棟。君不見門第高華，總是空。

野老村翁，大好生涯圃與農；禾黍青浮動，桑柘陰無縫。嗟，換了主人公，舊阡新隴；田地千年，八百人家種。君不見問舍求田，總是空。

甲第重重，巨桷高甍結構工；巧匠雕梁陳，名手堆巖洞。嗟，華屋未完功，邱山又慟；深鎖朱門，蔓草啼秋蛩。君不見經宅連雲，總是空。

琴瑟和同，舉案齊眉梁孟風；悲喜常同夢，疾病甘分痛。嗟，共命一雙蟲，死生難共；蔓草荒煙，築箇鴛鴦冢。君不見恩愛夫妻，總是空。

良冶良弓，苦爲兒孫作計工；牛馬甘嘲諷，豚犬仍珍重。嗟，瓜葛偶然同，賢愚無用；神禹功成，不救黃熊痛。君不見令子賢孫，總是空。

休戚相通，誼屬葭莩運自同；中表情原重，姻婭推尤衆。嗟，秦晉馬牛風，偶然搏控；湛賁登科，驚落彭郎輦。君不見三黨姻親，總是空。

聲氣相通，報李投桃意最濃；膠漆常隨從，玉石資磨礱。嗟，幾輩九霄中，幾人邱隴；宿草

荒蕪，誰拜徐君冢。君不見交滿人間，總是空。

奉檄從公，仕版初登意氣雄；冠帶何昂聳，童僕多豪縱。嗟，宦海黑濛濛，一生斷送；衙鼓頻敲，老了衙官宋。君不見仕宦勞勞，總是空。

商旅流通，善賈爭推販賣翁；積貯能兼，綜心計多奇中。嗟，湖海一飄蓬，命輕利重；不是陶朱，未許千金擁。君不見商販經營，總是空。

戴笠扶筇，山水清娛興未窮；衡嶽昌黎慟，赤壁坡仙夢。嗟，五嶽倦游蹤，歸依邱隴；老去劉郎，迷了桃源洞。君不見游遍名山，總是空。

銀鳳金龍，鼻息虹霓顧盼雄；酒坐羣花，擁博簷千金捧。嗟，裘馬少年，叢勝游如夢；臺圯池平，誰爲田文慟。君不見豪舉驚人，總是空。

奇氣蟠胸，不在尋行數墨中；畸行人爭聳，高論天爲動。嗟，流俗半盲聾，豆兒眼孔；下里巴人，反博知音衆。君不見立異矜奇，總是空。

山斗推崇，翕集聲香遠邇同；蠻貊聲名，動尸祝儒林重。嗟，金石尚銷，鎔空名何用；牛馬隨呼，不要人歌鳳。君不見藉甚聲名，總是空。

公案重重，跣、躑、隨、夷迥不同；顛倒難隨衆，沒世猶爭訟。嗟，天眼尚矇矓，何論醉夢；聽唱中郎，只作參軍弄。君不見是是非非，總是空。

世事無窮，禍福相隨塞上翁；人手憑操縱，脫手難搏控。嗟，瑣屑等鷄蟲，徒勞蝨訟；一鹿

區區付與隍中夢。君不見得失無常，總是空。

狹路相逢，報怨酬恩各在胸；一飯情何重，睚眦心尤痛。嗟，分手兩西東，乾坤瀕洞；好把東風，解了心頭凍。君不見人世恩讐，總是空。

慕義無窮，博得千秋拜下風；民以馨香奉，士以謳歌誦。嗟，百世論原公，九京何用；頑石無知，刻了賢臣頌。君不見萬古流芳，總是空。

古有奸雄，竟使人人欲殺同；怒罵兼嘲諷，慈孝難移動。嗟，義憤在心胸，聊堪警衆；未必曹瞞，鐵杖今猶痛。君不見遺臭千年，總是空。

貶佞褒忠，史筆由來秉至公；體例分而總，袞鉞權而用。嗟，列傳失韓通，歐公悽懂；有了南軒，魏國勳名重。君不見青史流傳，總是空。

入境觀風，衆口爲碑不待讐；聽取輿人誦，子曰吾從衆。嗟，歌詠遍兒童，原非南董；一曲麕裘，罵倒尼山孔。君不見輿論無憑，總是空。

報德酬功，博得巍巍廟貌崇；祠宇河山重，俎豆春秋奉。嗟，啍噍列西東，靈旗虛擁；何處游魂，來代神迎送。君不見廟祀千秋，總是空。

神與天通，靈爽儼然霄漢中；宮掖先隆重，海宇同尊奉。嗟，桃了楚重瞳，蔣侯繼統；遺廟鍾山，又斷香花供。君不見赫赫神靈，總是空。

洙泗儒宗，從祀諸賢西復東；漢代傳經重，宋後傳心衆。嗟，俎豆忒通融，宏開道統；寮也

登堂，來享蒸豚奉。君不見兩廡尊嚴，總是空。

服象降龍，大覺金仙法力雄；香火緣常種，貝葉經爭捧。嗟，老人涅槃中，八王聚訟；佛炭燒殘，高築浮圖聳。君不見我佛如來，總是空。

鼎鍊芙蓉，玉帶雲衫翠髮翁；瑤笈搜巖洞，丹訣調鉛汞。嗟，何處問喬松，難尋鶴夢；曹伯韓湘，不是神仙種。君不見八洞真仙，總是空。

聽唱玲瓏，透管穿絲調最工；學就黃鶯啭，引得丹青鳳。嗟，新曲廣寒宮，鈞天一夢；江上峰青，何處歌羅噴。君不見一切音聲，總是空。

慘黛妖紅，雙頰胭脂旋欲融；一盼秋眸送，一笑黎渦動。嗟，巫峽雨雲中，陽臺是夢；老嫗龍鍾，舊日青蓮寵。君不見美色嬌姿，總是空。

甘脆肥醲，郇國厨中品最豐；翠釜駝峰送，綺食雕盤供。嗟，一飽只從同，八珍何用；玉脍金齏，併入醯鷄甕。君不見盛席華筵，總是空。

新樣裁縫，麟帶蟬衫製造工；鳳尾羅飄動，青兕裘珍重。嗟，寒暖百年中，綺羅虛擁；摺疊空箱，綯了天衣縫。君不見美服華衣，總是空。

柔綠嫣紅，花木扶疏地幾弓；梅柳春光動，蓉菊秋風弄。嗟，李艷與桃穠，繁華如夢；又見畦丁，來抱蔬園甕。君不見闢地栽花，總是空。

萬卷樓中，插架牙籤白閑紅；買得珍如珙，積處高連棟。嗟，老作蠹魚蟲，朝吟暮諷；辛苦